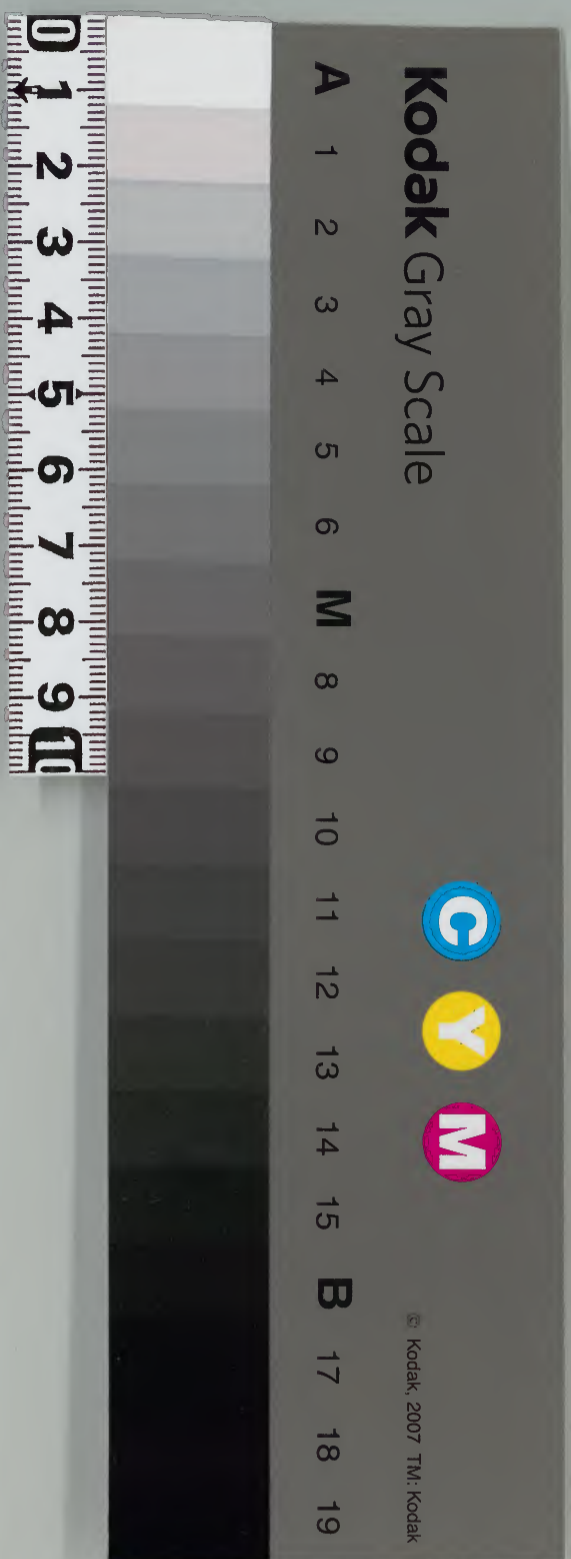


朱子大全 卷二

共六十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9
冊數	69 (24)
函號	別 12 1



朱子大全卷之四十二

書 知舊門人問答

淺草文庫

答胡廣仙

欽夫未發之論誠若分別太深然其所謂無者
非謂本無此理但謂物欲交引無復澄靜之時
耳熹意竊恐此亦隨人稟賦不同性靜者須或
有此時嘗但不知敬以主之則昏憤駁雜不自
覺知終亦必亡而已矣故程子曰敬而無失乃
所以中此語至約是眞實下功夫處願於日用
語默動靜之間試加意焉當知其不妄矣近來

覺得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
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
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
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
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
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
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
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
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自
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

試考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

答胡廣仲

太極圖舊本極荷垂示然其意義終未能曉如
陰靜在上而陽動在下黑中有白而白中無黑
及五行相生先後次序皆所未明而來諭以爲
太極之妙不可移易是必知其說矣更望子細
指陳所以爲太極之妙而不可移易處以見教
幸甚幸甚

解釋文義使各有指歸正欲以語道耳不然則
解釋文義將何爲邪今來喻有云解釋文義則

當如此而不可以語道不知如何立言而後可
以語道也仁義之說頃答晦叔兄已詳今必以
爲仁不可對義而言則說卦孟子之言皆何謂
乎來諭又云仁乃聖人極妙之機此等語亦有
病但看聖賢言仁處還會有一句此等說話否
來諭又謂動靜之外別有不與動對之靜不與
靜對之動此則尤所未諭動靜二字相爲對待
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
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爲靜不與靜對則亦不名
爲動矣但衆人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

靜則淪於靜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者
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
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
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然而必曰主靜云者蓋
以其相資之勢言之則動有資於靜而靜無資
於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
能發散龍蛇不蟄則無以奮尺蠖不屈則無以
伸亦天理之必然也來諭又有動則離性之說
此尤所未諭蓋人生而靜雖天之性感物而動
亦性之欲若發而中節欲其可欲則豈嘗離夫

性哉惟夫衆人之動動而無靜則或失其性耳
故文定春秋傳曰聖人之心感物而動知言亦
云靜與天同德動與天同道皆未嘗有聖人無
動之說也却是後來分別感物而通感物而動
語意迫切生出許多枝節而後人守之太過費
盡氣力百種安排幾能令臧三耳矣然甚難而
實非恐不可不察也

知言性之所以一初見一本無不字後見別本
有之尚疑其誤繼而遍考此書前後說頗有不
一之意如子思子曰一章是也故恐實謂性有

差別遂依別本添入不字今既遺藁無之則當
改正但其它說性不一處愈使人不能無疑耳
昨來知言疑義中已論之不識高明以為然否
上蔡雖說明道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却從敬入
然其記二先生語却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又自云諸君不須別求見處但敬與窮理則可
以入德矣二先生亦言根本須先培擁然後可
立趨向又言莊整齊肅久之則自然天理明五
峯雖言知不先至則敬不得施然又云格物之
道必先居敬以持其志此言皆何謂邪熹竊謂

明道所謂先有知識者只爲知邪正識趨向耳
未便遽及知至之事也上蔡五峯旣推之太過
而來喻又謂知之一字便是聖門授受之機則
是因二公之過而又過之試以聖賢之言考之
似皆未有此等語意却是近世禪家說話多如
此若必如此則是未知已前可以怠慢放肆無
所不爲而必若曾子一唯之後然後可以用力
於敬也此說之行於學者日用工夫大有所害
恐將有談玄說妙以終其身而不及用力於敬
者非但言語之小疵也上蔡又論橫渠以禮教

人之失故其學至於無傳據二先生所論却不
如此蓋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人先有所
据守但譏其說清虛一大使人向別處走不如
且道敬耳此等處上蔡說皆有病如云正容謹
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尤未穩當子文文子知
言疑議亦已論之矣潛冒不韙深以愧懼但講
學之際務求的當不敢含糊不得不盡言耳

答胡廣中

知仁之說前日各晦故書已具論之今細觀來
教謂釋久初無觀過功夫不可同日而語則前

書未及報也夫彼固無觀過之功矣然今所論亦但欲借此觀過而知觀者之爲仁耳則是雖云觀過而其指意却初不爲遷善改過求合天理設也然則與彼亦可異邪嘗聞釋氏之師有問其徒者曰汝何處人對曰幽州曰汝思彼否曰常思曰何思曰思其山川城邑人物車馬之盛耳其師曰汝試反思思底還有許多事否今所論因觀過而識觀者其切要處正與此同若果如此則聖人當時自不必專以觀過爲言蓋凡觸目遇事無不可觀而已有所觀亦無不可

因以識觀者而知夫仁矣以此譏彼是何異同浴而譏裸裎也耶
人欲非性之語此亦正合理會熹竊謂天理固無對然既有人欲即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爲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既有惡即善便不得不與惡爲盛衰譬如青天之下莫非正土率土之濱莫非正臣此本豈有對哉至於晉有五胡唐有三鎮則華夷逆順不得不相與爲對矣但其初則有善而無惡有天命而無人欲耳龜山之意正欲於此毫釐之間剖分析使人於克己復

禮之功便有下手處如孟子道性善只如此說亦甚明白慤實不費心力而易傳大有卦遺書第二十二篇諫問亂論此又極分明是皆天下之公理非一家所得而私者願虛心平氣勿以好言為意毋以先入為主而熟察其事理之實於日用之間則其得失從違不難見矣蓋謂天命為不囿於物可也以為不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為天矣謂惡不可以言性可也以為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有來矣知言中此等議論與其它好處自相矛盾者極多却與

告子揚子釋氏蘇氏之言幾無以異昨來所以不免致疑者止為如此惜乎不及供灑掃於五峯之門而面質之故不得不與同志者講之耳亦聞以此或頗得罪於人然區區之意只欲道理分明上不負聖賢中不誤自己下不迷後學而已它固有所不得而避也

答胡廣仲

伊川先生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

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
蕩其性鑿矣熹詳味此數語與樂記之說指意
不殊所謂靜者亦指未感時言爾嘗此之時心
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偽故曰天之性
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自此分矣然非性
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動字與中庸發字
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
與不中節之間耳來教所謂正要此處識得真
妄是也然須是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
得若茫然都無主宰事至然後安排則已緩而

不及於事矣至謂靜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
可以動靜真妄言則熹却有疑焉蓋性無不該
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却性
字矣記以靜爲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
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爲性之妙也真妄
又與動靜不同性之爲性天下莫不具焉但無
妄耳今乃欲弁與其真而無之此韓公道無真
假之言所以見譏於明道也伊川所謂其本真
而靜者真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真則指本體而
言靜則但言其初未感物耳明道先生云人生

而靜之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
人生而靜只是情之未發但於此可見天性之
全非真以靜狀性也愚意如此未知中否

答胡廣仲

熹承諭向來為學之病足見高明所進日新之
盛一方後學蒙惠厚矣然以熹觀之則恐猶有
所未盡也蓋不務涵養而專於致知此固前日
受病之原而所知不精於涵養此又今日切
身之病也若但欲守今日之所知而加涵養之
功以補其所不足竊恐終未免夫有病而非所

以合內外之道必也盡棄今日之所知而兩
進夫涵養格物之功焉則廢乎其可耳蓋來書
所論皆前日致知之所得也而其病有如左方
所陳者伏惟幸垂聽而圖之

夫太極之旨周子立象於前為說於後互相發
明平正洞達絕無毫髮可疑而舊傳圖說皆有
繆誤幸其失於此者猶或有存於彼是以向來
得以參互考證改而正之凡所更改皆有據依
非出於已意之私也舊本圖子既差而說中靜
而生陰靜下多一極字亦
以圖及上下之意若如所論必以舊圖為據而
考正而削之矣

曲爲之說意則巧矣然既以第一圈爲陰靜第
二圈爲陽動則夫所謂太極者果安在耶又謂
先有無陽之陰後有兼陰之陽則周子本說初
無此意而天地之化似亦不然且程子所謂無
截然爲陰爲陽之理即周子所謂互爲其根也
程子所謂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者即周子
所謂分陰分陽也兩句相須其義始備故二夫
子皆兩言之未嘗偏有所廢也今偏舉其一而
所施又不當其所以且所論先有專一之陰後有
兼體之陽是乃截然之甚者此熹之所疑者一

也人生而靜天之性者言人生之初未有感時
便是渾然天理也感物而動性之欲者言及其
有感便是此理之發也程子於顏子好學論中
論此極詳但平心易氣熟玩而徐思之自當見
得義理明白穩當處不必如此強說枉費心力
也程子所謂常理不易者亦是說未感時理之
定體如此耳非如來論之云也此熹之所疑者
二也知言疑義所謂情亦天下之達道此句誠
少曲折然其本意却自分明今但改云情亦所
以爲天下之達道也則語意曲折備矣蓋非喜

怒哀樂之發則無以見其中節與否非其發而中節則又何以謂之和哉心主性情理亦曉然今不暇別引證據但以吾心觀之未發而知覺不昧者豈非心之主乎性者乎已發而品節不差者豈非心之三乎情者乎心字貫幽明通上下無所不在不可以方體論也今日以情爲達道則不必言心矣如此則是專以心爲已發如向來之說也然則謂未發時無心可乎此義程子答呂博士最後一書說已分明今不察焉而必守舊說之誤此熹之所疑者三也性善之善

不與惡對此本龜山所聞於淳屠常摠者宛轉說來似亦無病然謂性之爲善未有惡之可對則可謂終無對則不可蓋性一而已既曰無有不善則此性之中無復有惡與善爲對亦不待言而可知矣若乃善之所以得名是乃對惡而言其曰性善是乃所以別天理於人欲也天理人欲雖非同時並有之物然自其先後公私邪正之反而言之亦不得不爲對也今以謂別有無對之善此又熹之所疑者四也中庸鄙說誠有未當然其說之病正在分曉太過無復餘味

以待學者涵泳咀嚼之功而來論反謂未曾分曉說出不知更欲如何乃爲分曉說出耶天命之性不可形容不須贊歎只得將它骨子實頭處說出來乃於言性爲有功故熹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爲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謂仁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悌來此語亦可見矣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

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蓋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出於此四者今以此爲例說而反謂仁義因父子君臣而得名此熹之所疑者五也中和體用之語亦只是在中少曲折耳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者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熹前說之失便以中和爲體用則是猶便以方圓爲天地也近已用此意改定舊語如來論所疑却恐未然又云中自過不及而得名此亦恐說未發之中不著此熹

之所疑者六也至於仁之爲說昨兩得欽夫書
詰難甚密皆已報之近得報云却已皆無疑矣
今觀所論六槩不出其中者更不復論但所引
孟子知覺二字却恐與上蔡意旨不同蓋孟子
之言知覺謂知此事覺此理乃學之至而知之
盡也上蔡之言知覺謂識痛痒能酬酢者乃心
之用而知之端也二者亦不同矣然其大體皆
智之事也今以言仁所以多矛盾而少契合也
憤驕險渾豈敢輒指上蔡而言但謂學者不識
仁之名義又不知所以存養而張眉努眼說知

說覺者必至此耳如上蔡詞氣之間亦微覺少
也人以愛名仁固不可然愛之理則所謂仁之
體也天地萬物與吾一體固所以無不愛然愛
之理則不爲是而有也須知仁義禮智四字一
般皆性之德乃天然本有之理無所爲而然者
但仁乃愛之理生之道故即此而又可以包夫
四者所以爲學之要耳細觀來諭似皆未察乎
此此熹之所疑者七也晦叔書中論此大略與
只乞轉以此段呈之大抵理會仁字須并義禮
者貪說仁字而忽略三者所以無夫來教之爲
所據依卒并與仁字而不識也

此數說者皆超然異於簡冊見聞之舊此其致
知之功亦足以爲精矣然以熹之所疑考之則
恐求精之過而反失之於鑿也大抵天下事物
之理亭當均平無無對者唯道爲無對然以形
而上下論之則亦未嘗不有對也蓋所謂對者
或以左右或以上下或以前後或以多寡或以
類而對或以反而對反復推之大地之間真無
一物兀然無對而孤立者此程子所以中夜以
思不覺手舞而足蹈也究觀來教條目固多而
其意常主於別有一物之無對故凡以左右而

對者則扶起其一邊以前後而對者則截去其
一段既疆加其所主者以無對之貴名而於其
所賤而列於有對者又不免別立一位以配之
於是左右偏枯首尾斷絕位置重疊條理交併
凡天下之理勢一切畸零贅剩側峻尖斜更無
齊整平正之處凡此所論陰陽動靜善惡仁義
等說皆此一摸中脫出也常安排此箇意思規
模橫在胸中竊恐終不能到得中正和樂廣大
公平底地位此熹所以有所知不精害於涵養
之說也若必欲守此而但少加涵養之功孰爲

一事以輔之於外以是爲足以合內外之道則
非熹之所敢知矣要須脫然頓舍舊習而虛心
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安則庶乎其可也仰恃
知照不鄙其愚引與商論以求至當之歸敢不
罄竭所懷以求博約益天下公理非一家之私
儻不有益於執事之高明則必有警乎熹之淺
陋矣

答胡廣仲

久不聞問向仰良深即日秋涼伏惟燕居味道
神相尊候萬福熹哀苦不死忽見秋序觸緒傷

割不能自堪時來墳山幸有一二朋友溫繹舊
聞且爾遣日實則不若無生之愈也欽夫召用
甚慰人望但自造朝至今未收書傳聞晦叔且
歸亦久未至使人懸情耳吾文比來觀何書作
何功夫想所造日益高明恨無從質問向嘗附
便寄呈與欽夫擇之兩書不審於尊意云何有
未中理幸賜指誨此書附新清遠主簿楊子直
方因其入廣西取道嶽前屬使求見渠在此留
幾兩月講會稍詳此間動靜可問而知其人篤
志於學朋友間亦不易得也恐其或欲寓書告

為尋便違來幸甚幸甚今日當還家臨行草草
布此不能它及邈無承教之期惟冀以時珍衛
千馬幸甚

熹再拜上問閣政孺人伏惟懿候萬福郎娘均
慶伯逢兄不及拜狀昨鄭司法行已嘗寓書矣
不知達否子直亦欲求見幸遣人導之并及此
意此委勿外熹再拜上問

昨承季立兄慰問欲具疏上謝又恐子直之
行繚繞反致稽緩且父還家作書附子飛處
未必不先達也熹又覆

與吳晦叔

文叔出示近與諸公更定祭儀其間少有疑輒
以請教幸與諸公評之廟必東向此一句似可
疑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向
西南隅為奧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詩所謂宗
室牖下者是也主既在西壁下即須東向故行
事之際主人入戶西向致敬試取儀禮特牲少
宰饋食等篇讀之即可見矣今通典開元禮釋
奠儀猶於堂西
壁下設先聖東向之位故三獻官皆西向仿
佛古制今神位南向而獻官猶西向失之矣凡
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惟禘祭之時群廟之主

皆升合食于太祖之時則太祖之主仍舊東向而群昭南向群穆北向列於太祖之前此前代禮官所謂太祖正東向之位者為祫祭時言也非祫時則群廟之主在其廟中無不東向矣廟則初不東向也至朱公揆錄二先生語始有廟必東向之說恐考之未詳或記錄之誤也且禮左宗廟則廟已在所居之東南禮家謂當直已丙上若又東向則正背却中庭門道於人情亦不順矣故疑語錄恐是錯東字然其後又言太祖東向則廟當南向而列主於祫祭之位唐禮閣新儀祭圖設位曾祖在

西壁下東向祖北壁下南向又階上北向又恐於今人情或不相

稱牴牾如此似難盡從又考其說與後來伊川

所定祭儀主式亦不相合伊川以四仲月祭而此錄秋用重陽非仲

只伊川作主粉塗書疑亦當時草創未定之論屬稱而此云刻碑于

此皆語錄之誤也又今儀冬至祭始祖并及祧

廟之主夫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

廟此伊川之所義起也蓋取諸天時參以物象

其義精矣今不能行則已其行之而又不盡

更以已意竄易舊文失先賢義起精微之意愚

意以為殆不若不行之為愈也此則新儀之誤

矣其餘小小節文未備處未暇一一整頓只此
兩大節目似不可不正試與諸公議之如何如
何

答吳晦叔

別紙所詢三事皆非淺陋之所及然近者竊讀
舊書每恨向來講說常有過高之弊如文武之
道未墜於地此但謂周之先王所以制作傳世
者當孔子時未盡亡耳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
師之有此亦是子貢真實語如孔子雖是生知
然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但其為學與它人不

同如舜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便若決江河莫
之能禦耳然則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乃聖人
之所以為生知也若向來則定須謂道體無時
而亡故聖人目見耳聞無適而非學雖不害有
此理終非當日答問之本意矣其它亦多類此
不暇一一辨析也鬼神者造化之迹屈伸往來
二氣之良能也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縮萬物
之消息變化無一非鬼神之所為者是以鬼神
雖無形聲而遍體乎萬物之中物莫能遺觀其
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便洋洋乎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便見不可遺處著見章灼不可得而揜矣前輩引用此句或有脫了可字者乃似鬼神有不遺物之意非物自不可得而遺也來喻亦脫此字豈或筆誤而然耶春秋書正據伊川說則只是周正建子之月但非春而書春則夫子有行夏時之意而假天時以立義耳文定引商書十有二月漢史冬十月為證以明周不改月此固然矣然以孟子考之則七八月乃建子建未之月暑雨苗長之時而十一月十二月乃建戌建亥之月將寒成梁之候國語

引夏令曰又似併改月號此又何耶或是當時十月成梁二者並行惟人所用但春秋既是國史則必用時王之正其比商書不同者蓋後世之彌文而秦漢直稱十月者則其制度之闕略耳注家謂當更後人追改之愚意如此未知是否因便復以求教幸還以一言可否之此區區所深望也尊兄近日所觀何書如何用力想必有成規恨未得面扣敬夫小試已不負所學使人增氣但從容講貫之際陰助為不少矣

答吳晦叔

陰陽太極之間卒自難下語然却且要得大槩如此分明其間精微處恐儘有病在且得存之異時或稍長進自然見得諦當改易不難今切切如此較計一兩字迫切追尋恐無長進少氣味也伊川答橫渠書只云願更完養慮慮涵泳義理久之自當條暢此可見前賢之用心矣如何如何石道左一段先生說得極有曲折無可疑者蓋仁是這裏親切處道是衆所共由故有左右陰陽之別古人言道慤實平穩一一有下落處不若今人之漫無統約也

答吳晦叔

夫易變易也兼指一動一靜已發未發而言之也太極者忙情之妙也乃一動一靜未發已發之理也故曰易有太極言即其動靜闔闢而皆有是理也若以易字專指已發為言是又以心為已發之說也此固未當程先生言之明矣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答吳晦叔

前書所論周正之說終未穩當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

九月十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時則不可
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獲此即止是今時之秋蓋
非酉戌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獲
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
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
義者正謂此也若謂周人初不改月則未有明
據故文定只以商秦二事為證以彼之博洽精
勤所取獲止於此則無它可考必矣今乃欲以
十月隕霜之異證之恐未足以為不改月之驗
也蓋隕霜在今之十月則不足恠在周之十月

則為異矣又何必史書八月然後為異哉況魯
史不傳無以必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尚書為
據之明且審也若尚有疑則不若且闕之為
愈不必彊為之說矣詩中月數又似不曾改如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之類
故熹向者辨
其並行也

答吳晦叔

觀過一義思之甚審如來喻及伯達兄說必謂
聖人教人以自治為急如此言乃有親切體驗
之功此固是也然聖人言知人處亦不為少自
治固急亦豈有偏自治而不務知人之理耶又

謂人之過不止於厚薄愛忍四者而疑伊川之說爲未盡伊川止是舉一隅耳若君子過於廉小人過於貪君子過於介小人過於通之類皆是亦不止於此四者而已也但就此等處看則人之仁不仁可見而仁之氣象亦自可識故聖人但言斯知仁矣此乃先儒舊說爲說甚短而意味甚長但熟玩之自然可見若如所論固若親切矣然乃所以爲迫切淺露而去聖人氣象愈遠也且心既有此過矣又不舍此過而別以一心觀之既觀之矣而又別以一心知此觀者

之爲仁若以爲有此三物遞相看齟則紛紜雜擾不成道理若謂止是一心則頃刻之間有此三用不亦忽遽急迫之甚乎凡此尤所未安姑且先以求教

答吳晦叔

臣下不匡之刑蓋施於邦君大夫之喪國亡家者君臣一體不得不然如漢廢昌邑王賀則誅其群臣而本朝太祖下嶺南亦誅其亂臣龔澄樞李托之類是也澄樞等實二劉氏乃飛廉若昌邑群臣與賀同惡者固一得不誅其餘正可當古者墨刑之坐耳乃不分等級例行誅殺

是則霍光之私意也又如文定論楚子納孔儀處事雖不
同意亦類此試參考之則知成湯之制官刑正
是奉行天討毫髮不差處何疑之有哉

孟子知覺二字程子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
理此言盡之自不必別立說也事親當孝事兄當悌者事也所

以當孝所以當悌者理也

兩魏之分東則高歡西則宇文已非復有魏室
矣當是之時見微之士固已不立乎其位不幸
而立乎其位其賤者乎則亦去之可也其貴者
乎則左右近臣從君於西社稷大臣守國於東

而皆必思所以為安國靖難興復長久之計不
濟則以死繼之而已此外復何策哉

前書所論觀過之說時彪文行速忽遽草率不
能盡所懷然其大者亦可見不知當否如何其
未盡者今又見於廣仲伯逢書中可取一觀未
中理處更得反復詰難乃所深望然前所不教
引巧言令色剛毅木訥兩條以為聖人所以開
示為仁之方使人自得者熹猶竊有疑焉而前
書亦未及論也蓋此兩語正是聖人教人實下
功夫防患立心之一術果能戒巧令務敦朴則

心不恣縱而於仁爲近矣非徒使之由是而知仁也大抵向來之說皆是苦心極力要識仁字故其說愈巧而氣象愈薄近日究觀聖門垂教之意却是使人躬行實踐直內勝私使輕浮刻薄貴我賤物之態潛消於冥冥之中而吾之本心渾厚慈良公平正大之體常存而不失便是仁處其用功著力隨人淺深各有次第要之須是力行以熟實到此地方能知此意味蓋非可以想象臆度而知亦不待想象臆度而知也近因南軒寄示言仁錄亦嘗再以書論所疑大槩

如此而後書所論仁智兩字尤爲明白想皆已見矣并爲參詳可否復以見教幸甚幸甚

答吳晦叔

五刑一段近得大紀諸論考之其說詳矣然有所未曉復以求教蓋此經文本有七句今於其間雜然取此五句以爲五刑之目而又去流取贖輕重不倫一也先贖後賊則非以重多輕先鞭後贖又非從輕至重先後無序二也又謂象以典刑施於士大夫而以不顯其過隨宜改敘爲近於流宥之法即不知正象刑是作如何行

遣三也又臯陶作士本以治夫蠻夷寇賊之爲亂者若如此說則書所稱臯陶方施象刑惟明乃獨以其施於士大夫者言之不惟非命官之本意亦與本篇上文不相應四也又鞭朴自是輕刑得宥反遭流徙去輕即重不足爲恩五也金贖流宥本是一例而就其間贖又輕於流者今贖乃列於一刑之目而當贖得宥者反從流徙之坐尤爲乖戾六也移鄉謂之流猶爲近之改敘他官及坐嘉石入園土則與流字意義不同矣七也凡此七條皆所未曉更望參訂下諭

幸甚幸甚

答吳晦叔

熹伏承示及先知後行之說反復詳明引據精密警發多矣所未能無疑者方欲求教又得南軒寄來書彙讀之則凡熹之所欲言者蓋皆已先得之矣特其曲折之間小有未備請得而細論之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言程子所謂譬如行路須得先照及易文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

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如子夏教人
進退為先程子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及易
文言兩言知至知終皆在忠信修辭之後之類
是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
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
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
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
也者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
門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曰小
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
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

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
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為知之至而所謂誠意
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
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道知之
深而行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
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
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
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夫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
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修辭者聖學之
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
自其常視毋誑毋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

卷之六 大學 四十二 十六

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為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履踐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為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按五

復齋記有立志居敬身親格之之說蓋深得乎此者但知言所論於知之淺深不甚區別而一以知先行後槩之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則有所未安耳

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致非如來教及前後所論觀過知仁者乃於方寸之間設為機械欲因觀彼而反識乎此也侯子所闢總老默而識之是識甚底之言正是說破此意如南軒所謂知底事又來喻所謂端謹以致知者恐亦未免此病也所謂克己私集眾理者又似有以行為先之意而所謂在乎兼進者又若致知力行初無先後之分也凡此皆鄙意所深疑而南軒之論所未

備者故敢復以求教幸深察而詳諭之

答吳晦叔

復非天地心復則見天地心此語與所以陰陽者道之意不同但以易傳觀之則可見矣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此卦之下一陽爻即天地所以生物之心也至於復之得名則以此陽之復生而已猶言臨泰大壯夬也豈得遂指此名以爲天地之心乎但於其復而見此一陽之萌於下則是因其復而見天地之心耳天地以生物爲心此句自無病昨與南軒論之近得報云亦

已無疑矣大抵近年學者不肯以愛言仁故見先生君子以一陽生物論天地之心則必欲然不滿於其意復於言外生說推之使高而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心者實不外此外此而言則必溺於虛淪於靜而體用本末不相管矣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者蓋天地之氣所以有陽之復者以其有陰故也衆人之心所以有善之復者以其有惡故也若聖人之心則天理渾然初無間斷人孰得以窺其心之起滅耶若靜而復動則亦有之但不可以善惡而爲言耳愚意如

此恐或未然更乞詳論
踐形之說來論得之但說得文義未分明耳熹
謂踐形如踐言之踐程子所謂充人之名是也
蓋人之形色莫非天性如視則有明聽則有聰
動則有節是則所謂天性者初不外乎形色之
間也但常人失其性故視有不明聽有不聰動
有不中是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之惟聖人盡
性故視明聽聰而動無不中是以既有是形而
又可以踐其形也可以踐形則無愧於形矣如
此推說似稍分明不知是否

絕四有兩說一說爲孔子自無此四者毋即無
字古書通用耳史記孔子世家正作無字也一
說爲孔子禁絕學者毋得有此四者今來論者
乃此意也兩說皆有意思然以文意攷之似不
若只用前說之爲明白平易也又來喻母意一
句似亦未安意只是私意計較之謂不必以溢
美溢惡證之恐太遠却文意也餘三句則所論
得之無可議者矣大抵意是我之發我是意之
根必在事前固在事後嘗在二者之間生於意
而成於我此又四者之序也

所示下學上達先難後獲之說不貴空言務求
實得立意甚美顧其間不能無可疑者請試論
之蓋仁者性之德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
仁之用也公者仁之所以爲仁之道也元者天
之所以爲仁之德也仁者人之所固有而私或
蔽之以陷於不仁故爲仁者必先克己克己則
公公則仁仁則愛矣不先克己則公豈可得而
後存未至於仁則愛胡可以先體哉至於元則
仁之在天者而已非一人之心既有是元而後
有以成夫仁也若夫知覺則智之用而仁者之

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
之長故兼義禮智信此仁者所以必有知覺而
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大凡理會義理須先剖
析得名義界分各有歸著然後於中自然有貫
通處雖曰貫通而渾然之中所謂粲然者初未
嘗亂也今詳來示似於名字界分未嘗剖析而
遽欲以一理包之故其所論既有已攬牽合之
勢又有雜亂重複支離渙散之病而其所謂先
難下學實用功處又皆倒置錯陳不可承用今
更不暇一一疏舉但詳以此說考之亦自可見

矣

答吳晦叔

人心私欲之說如來教所改字極善本語之失亦是所謂本源未明了之病非一句一義上見不到也但愚意猶疑向來妄論引必有事焉之語亦多未的當蓋舜禹授受之際所謂人心私欲者非若衆人所謂私欲也但微有一毫把捉底意思則雖云本是道心之發然終未離人心之境也所謂動以入則有妄顏子之有不善正在此間者是也既有妄則非私欲而何須是都

無此意思自然從容中道才方純是道心必有事焉却是見得此理而存養下功處與所謂純是道心者蓋有間矣然既察見本源則自此可加精一之功而進夫純爾中間儘有次第也惟精惟一亦未離夫人心特須如此乃可以克盡私欲全復天理儻不如此則終無可至之理耳

前書云即人心而識道心此本無害再作此書時忘記本語故復辨之耳

答吳晦叔

孟子操舍一章正為警悟學者使之體察常操而存之呂子約云因操舍以明其難存而易放

固也而又指此爲心體之流行則非矣今石子
重方伯謨取以評之者大意良是但伯謨以爲
此乃人心惟危又似未然人心私欲耳豈孟子
所欲操存哉又不可不辨也

答吳晦叔

未發之旨既蒙許可足以無疑矣又蒙教以勿
恃簡策須是自加思索超然自見無疑方能自
信此又區區平日之病敢不奉承然此一義向
非得之簡策則傳聞襲見終身錯認聖賢旨意
必矣又况簡策之言皆古先聖賢所以加惠後

答石子重

所論仁之體用甚當甚當以此意推之古今聖賢之意歷歷可見無一不合者但其用力則不過克己之私而私之難克亦已甚矣區區不敏竊願與長者各盡力於斯焉猶恐墮廢不克自彊尚賴時有以警策之幸甚幸甚

答石子重

按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四句而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結之正是直指心之體用而言其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也若

謂以其舍之而亡致得如此是作則是孔子所以言心體者乃只說得心之病矣聖人立言命物之意恐不如此兼出入兩字有善有惡不可皆謂舍之而亡之所致也又如此所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此亦未安蓋若所操而存者初非本體則不知所存者果爲何物而又何必以其存爲哉但子約謂言其存時未及察識而已遷動此則存之未熟而遽欲察識之過昨報其書嘗極論之今錄求教其餘則彼得之已多不必別下語矣因此偶復記憶胡文定公所謂不

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兩能常操而存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爾向來於此未明反疑其言之太過自今觀之却是自家看得有病非立言者之失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因風却望示教

答石子重

心說甚善但恐更須收斂造約爲佳且以心使
心所疑亦善蓋程子之意亦謂自作主宰不使
其散漫走作耳如孟子云操則存云求放心皆
是此類豈以此使彼之謂邪但今人著箇察識
字便有箇尋求捕捉之意與聖賢所云操存主
宰之味不同此毫釐間須看得破不爾則流於
釋氏之說矣如胡氏之書未免此弊也昨日得
叔京書論此殊未快答之如此別紙求教如此
言之莫無病否窮理盡性等說不記話頭是如

何然此亦非大節所存俟徐講之未晚也

答石子重

熹自去秋之中走長沙閱月而後至留兩月而
復歸在道繚繞又三十餘日還家幸老人康健
諸况粗適它無足言欽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
游之久反復開益爲多但其天姿明敏從初不
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湘
中學子從之游者遂一例學爲虛談其流弊亦
將有害比來頗覺此病矣別後當有以掇之然
從游之士亦自絕難得朴實頭理會者可見此

道之難明也胡氏子弟及它門人亦有語此者然皆無實得拈槌豎拂幾如說禪矣與文定合下門庭大段相反更無商量處惟欽夫見得表裏通徹舊來習見微有所偏今此相見盡覺釋去儘好商量也伯崇精進之意反不逮前而擇之見趣操持愈見精密敬字之說深契鄙懷只如大學次序亦須如此看始得非格物致知全不用誠意正心及其誠意正心却都不用致知格物但下學處須是密察見得後便泰然行將去此有始終之異耳其實始終是箇敬字但敬

中須有體察功夫方能行著習察不然兀然持敬又無進步處也觀夫子答門人爲仁之問不同然大要以敬爲入門處正要就日用純熟處識得便無走作非如今之學者前後自爲兩段行解各不相資也近方見此意思亦患未得打成一片耳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語固有病然當時之意却是要見自家主宰處所謂大化須就此識得然後鳶飛魚躍觸處洞然若但泛然指天指地說箇大化便是安宅安宅便是大化却恐顛預龐侗非聖門求仁之學也不審高

明以爲如何克齋恐非熹所敢記者必欲得之
少假歲年使得更少加功或所見稍復有進始
敢承命耳欽夫爲人作一克齋銘錄呈它文數
篇并往有可評處幸與聞之欽夫聞老兄之風
亦甚傾企令熹致願交之意也順之此來不及
一見所養想更純熟留書見傲甚至但終有桑
門伊蒲塞氣味到家後又寄書來與此間親戚
問湘中議論而曰謗釋文者不須寄來觀此意
見恐於吾儒門中全未有見又云不如且棲心
淡泊於世少求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

吾真者一一勘過似此說話皆是大病不知向
來相聚亦嘗傲之否此道寂寥近來又爲邪說
汨亂使人駭懼聞洪适在會稽盡取張子韶經
解板行此禍甚酷不在洪水夷狄猛獸之下令
人寒心人微學淺又未有以過之惟益思自勉
更求朋友之助庶有以追蹤聖徒稍爲後人指
出邪徑俾不至全然陷溺亦一事耳順之聞之
必反以爲謗子韶也和篇拜賜甚寵足見比來
胷中洒落如光風霽月氣象但見屬之意甚過
而稱謂屢請不蒙改更深不自安自此萬望垂

聽乃苛愛乎不然恐與來教再拜而辭之則不
得復資勝已之益矣千萬誠告伏惟裁之熹忽
有編摩之命出於意外即不敢當復聞闕期尚
遠足以逡巡引避遂且拜受然亦不敢久冒空
名旦夕便爲計矣但順之又未必以爲是耳

答石子重

所諭縣庠事前書已具稟矣若如今者所諭則
事體尤重須有傳道授業解試之實乃能當之
不然則以縣道事力遽爲此事典憲譏訶恐有
所不能免耕老雖故舊食貧心極念之然不敢

贊兄爲此也必欲相見招其一來爲旬日之款
則不妨一書納二書中之說只云老兄欲相見
它不敢及也大抵講學難得是當而應事接物
尤難中節向來見理自不分明不得入德門戶
而汲汲爲人妄有談說其失已誤人非一事矣
今每思之不覺心悸故近日議論率多畏怯無
復向來之勇銳惟欲修治此身庶幾寡過自非
深信得及下得朴實功夫者未嘗敢輒告語以
此取怒於人蓋多然與其以妄言妄作得罪於
聖人不若以此得罪於流俗之爲愈私心甚欲

一見長者面論而未可得知尊兄近日觀書立論比向日如何因書得示一二便是平日受用處矣

答石子重

國材苦學最可念所恨駁雜滯泥自無受用處深欲一見之或到能津遣一來為幸明道集中所論學制最為有本曾經意否每讀其書觀其論講學處未嘗不慨然發歎恨此生之不生於彼時也伊川元祐所修條制立尊道堂之類亦是此意然時措從宜處亦有曲折幸併取觀之

當有所契

答石子重

南軒語解首章其失在於不會分別學習二字又謂學者工夫已無間斷却要時習只此二事可疑耳擇之雖欲分別學習二字而不會見得分明却遂便差排硬說尤覺紛拏不成條理大抵學習二字却是龜山將顏子事形容得分明上蔡所謂傳者得之於人習者得之於己其說亦是然統而言之則只謂之學故伊川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之語

分而言之則學是未知而求知底功夫習是未
能而求能底功夫須以博學審問爲學慎思明
辨篤行爲習故伊川只以思字解習字蓋舉其
要也學者既學而知之又當習以能之及其時
習而不忘然後無間斷者始可得而馴致矣若
已無間斷則又何必更時習乎習字南軒之說
正顛倒了擇之所論又不分明而詞氣不和意
象輕肆尤非小病所宜深警省也
行有餘力此章所辨詞意殊下分明大率行有
餘力止是言行此數事之外有餘剩底工夫方

可將此工夫去學文藝耳非謂行到從容地位
爲有餘力必如此然後可學文也
伊川言孝子居喪志存守父在之道與張解志
哀而不暇它問之語不同游氏說在所當改而
可以未改與張解可以改可以未改之語亦異
擇之辨說雖多却不及此何也

答石子重

從事於斯是著力否若是著力却是知自己
能自己多須要去問不能與寡者自知已有
已實須要若無若虛不幾於詐乎若說不著

力却是聖人地位曰顏子只見在已不足在人
人有餘何嘗以已爲能爲多爲有爲實曾子
却見得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有若無
實若虛故贊歎其所爲如此非謂其著力也
到得聖人則如天地不必言能不能多寡有
無虛實矣此只是顏子地位

熹按此謂顏子只見在已不足在人
有餘者得之矣然只問不能問寡若無若
便更是有用
力處在但不是著力作此四事耳若聖人則固
如天地然亦未嘗自以爲有餘也

篤信猶曰深信伊川謂只是無愛心其實只
是未知味知味而愛所謂信之篤者也若不
篤信安能好學守死謂死得有落著善道謂
善其道猶工欲善其事善於其職之善守死
所以善道

篤有厚意深字說不盡守死只是以死自守不
必謂死得有落著蓋篤信乃能好學而守死乃
能善道也又能篤信好學然後能守死善道又
篤信所以能守死好學所以能善道又篤信不
可以不好學守死須要善得道

此所謂死得有落著也

篤信好學須要守死善道

數義錯綜其意始備

且如自己為學官為館職遇朝廷有利害得失或是宰執臺諫所當理會者它不理會自己要緘默又不忍國家受禍要出來說又有出位謀政之嫌如之何則可曰若任它事却不可若以其理告君何故不可

若是大事繫國家安危生靈休戚豈容緘默館職又與學官不同神宗固嘗許其論事矣但事之小者則亦不必每事數言也

子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海同意當時傷道之

不行中國之陋實起欲居九夷之念已而不去亦是順理都無私意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言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或問九夷尚可化何故不化中國曰此是道已不行中國已不化所以起欲居九夷之意化與不化在彼聖人豈得必所居則化理如此耳中國之不化亦怎奈何

當時中國未嘗不被聖人之化但時君不用不得行其道耳

未見其止止是聖人極致處所謂中是也顏

子見得中分明只是未到到便是聖人故夫子嘆之問吾止也與未見其止同異曰止則一般但用處別未見其止是止於其所止吾止也是於其所不當止而止

以上下文考之恐與吾止之止同

知以明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其要在致知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以仁守之非勇而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爲先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

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擇之云此是

進德事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此是成德事先知後仁從外做入由用以至體自明而誠誠之者人之道也先仁後知從裏做出由體以及用自誠而明誠者天之道也三句雖同只仁知先後不同便有成德進德之間不可不辨也

程先生自分別此兩條今如此推說亦詳盡也夫子之道忠恕動以天者也由仁義行也誠者天之道也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也譬如做梁柱聖人便是尺度了不用尺度纔做便揆

著它人須用尺度比量大小闊狹方圓後方始揆著

此說亦善

顏淵死孔子若有財還與之椁否頌之曰不與喪稱家之有無顏淵家本無則其無椁乃為得宜孔子若與之椁便是使顏淵失宜孔子必不肯蓋椁者可有可無者也若無棺則必與之矣

孔子若有財必與顏淵為椁蓋朋友有通財之義况孔子之於顏淵視之如子耶所謂喪具稱

家之有無者但不可以非義它求耳

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天機自動不知其所以然

門人詳記曾皙舍瑟之事但欲見其從容不迫灑落自在之意耳若如此言則流於莊列之說矣且人之舉動孰非天機之自動耶然亦只此便見曾皙狂處蓋所見高而涵養未至也

伊川云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灑掃應對是事所以灑掃應對是理事即理即事道散在萬事

作
慎當

那箇不是若事上有毫髮蹉過則理上便有
間斷欠闕故君子直是不放過只在慎獨
此意甚好但不知無事時當如何耳慎獨須貫
動靜做功夫始得

伊川云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此有
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過猶不及只要恰好
克盡己私渾無意必方見得中庸恰好處若未
能克己則中庸不可得而道矣此子思明道之
意也必有事焉而勿正是言養氣之法與此不
同

言動猶可以禮視聽如何以禮且如見惡色
聞惡聲若不視不聽何以知得是惡色惡聲
知得是惡色惡聲便是已聽已視了曰此之
視聽是以心受之若從耳目過如何免得但
心不受便是不視不聽

視聽與見聞不同聲色接於耳目見聞也視聽
則耳目從乎聲色矣不論心受與不受也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猶言無可憾者若它人
之怨不怨則不敢必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
以文意觀之恐是它人之怨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就體上說已
可不欲勿施於人就用上說在邦無怨在家
無怨就效處說

此說甚好擇之疑出門使民已是用處然亦不
妨蓋此兩事只是自家敬其心耳未有施爲措
置也

其言也訥有嘿而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意或曰說
得深了只是箴司馬牛多言之失仁者其言
也訥此仁者與仁者不憂仁者安仁之仁者

不同正與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之仁者一般
前說誠太深仁者其言也訥蓋心存理著自是
不胡說耳後說亦恐未然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氏爲我近乎
義墨氏兼愛近乎仁當時人皆以爲真仁義
也靡然從之未有言距之者若不是見得聖
人這邊道理明白如何識得楊墨之非仁義
故曰能言距楊墨者亦聖人之徒也

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兩者之間蓋不容髮
也雖未知道而能言距楊墨者已是心術向正

之人所以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
同
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
羹見於色順之云此言過不及也好名之人
能讓千乘之國過也苟不是這樣人簞食豆
羹必見於色此不及也二者俱非也擇之云
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若非有德之人雖
以慕名而能讓然於簞食豆羹有時却見於
顏色其心本不如是故也三所謂人能碎不
金之壁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者也

兩說皆通舊來只如後說然亦嘗疑其費力但
前說又無甚意味耳請更商確之
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
於妻子言身若不行道則妻子無所取法全
無畏憚了然猶可使也若往人不以道則妻
子亦不可使矣擇之如此說順之云不行於
妻子百事不行不可使亦在其由不能行於
妻子却只指使人一事言之
順之說是

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蓋人之生也莫不

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此乃最
初一著其它皆從此充去故孟子曰無它達
之天下也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
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孟子又謂徐行後長
不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堯舜之道
孝弟而已矣豈非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
乎

仁義只是理事親從兄乃其事之實也

在天為命在人為性無人言命不得無天言
性亦不得但言命則主於天言性則主於人

耳誠者合內外之道兼性命而為言者也
誠者以下語似有病

心誠誠神備體用故能寂而感感而寂其寂
然不動者誠也體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用也
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唯心之謂歟

此說甚善

動而不正不可謂道用而不和不可謂德
此兩句緊要在正字和字上

在中之義義者理也只是這箇理在中者中
也在外者和也中者性之體段和者情之體

段也

義字說得太重伊川本意亦似只說體段云爾和者情之體段語意未備

止於至善至善乃極則擴之曰不然至善者本也萬善皆於此乎出

至善乃極則

思是發用之機君子為善小人為惡那事不從這上出但石子約入裏面來小人拖出外面去故曰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正當於此謹之君子所以貴慎獨也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所以主靜者以其本靜靜極以動動極復靜靜也者物之終始也萬物始乎靜終乎靜故聖人主靜伊川先生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若如此則倚於一偏矣動靜理均但靜字勢重耳此處更宜深玩之

動靜有終始賓主方其動也動為主靜為賓及其靜也靜却為主動却為賓動極而靜則動却終靜却始靜極復動則動却始靜却終雖然方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不存也及其靜

也動之理亦未嘗不存也
擇之云此段甚好但更欠說主靜之意
蒙學者之事始之之事也良成德之事終之
之事也

周子之意當是如此然於此亦可見主靜之意
誠敬如何分順之曰誠字體面大敬字却用
力曰伊川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是徹上
徹下語如此敬亦是聖人事曰固是畢竟將
敬做誠不得到得誠則恭敬忠皆其蘊也
誠是實理聖人之事非身之謂也推此意則與

敬字不同自分明矣聖人固未嘗不敬如堯舜
明舜恭己湯聖敬日濟是也但自是聖人之敬
與賢人以下不同耳

一陰 陽之謂道陰陽氣也所以陰陽道也
道也者陰陽之理也
此說得之

致中和致極也與盡字同致中和便是盡性
此說亦是然致字是功夫處有推而極之之意
堯之書中亦講此段然其意亦雜牽并以此示
之渠又論慎獨意亦未盡大抵獨字只是耳目

見聞之所不及而心獨知之之地耳若謂指心而言而不謂之心蓋恐指殺似不然也故君子慎其心是何言耶

荅石子重

口之於味茅事其當然者天理也若槩謂之理則便只成釋氏運水般茶之說

不可離恐未有不可得而離之意以下文觀之可見

此一節當分作兩事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如言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也是防於未然以全其體

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不知高明以為如何

此道無時無之然體之則合背之則離也一有離之則當此之時失此之道矣故曰不可須臾離君子所以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不敢以須臾離也

所謂以下文觀之者如此

小人閒居為不善惡惡不如惡惡臭也必見君子然後著其善好善不如好好色也皆所以自欺而已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言

於天下之德無一定之師惟善是從則凡有善者皆可師也於天下之善無一定之主惟一其心則其所取者無不善矣協猶齊也如所謂協時月

答石子重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是爲仁自孝弟始也仁道之大而自孝弟始者以其即愛親從兄之心習而察則仁矣然而不敢說必無犯上作亂故曰鮮其或有之以其習而不察故有子之言以人人有是心是以爲仁患在不

察故爾表記曰事君處其位不履其事則亂也謂違君命爲亂此所謂犯上者犯顏作亂者違命也

孝弟順德犯上作亂逆德論孝弟却說犯上作亂底事只爲是它喚做孝弟恰似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一般君子則不然先理會箇根本根本既立道自此生曷惟其已許順之云其爲人也孝弟猶是泛而論之如君子之道夫婦之愚不肖可與知可能行非不孝弟也惟知務之不如君子也然孝弟

順德終是不善之心鮮矣

此二說大抵求之過矣鮮只是少聖賢之言大槩寬裕不似今人蹙迫便說殺了此章且看伊川說深有意味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伊川解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恕也又語錄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正解此兩句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恕也近於仁矣然未至於仁也以有欲

字耳前以為仁後以為恕而未仁二義不同若以有欲字更以為未仁則我欲仁斯仁至矣亦有欲字不知如何

二先生說經如此不同處亦多或是時有先後或是差舛當以義理隱度而取捨之如此說則當以解為止蓋其義理最長而亦先生晚年所自著尤可信也欲仁之欲與欲無加諸我之欲文意不同不可以相比更推詳之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明道曰

動容貌周旋中禮暴慢斯遠正顏色則不妄
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此動
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皆不著力是成德之事
斯遠暴慢斯近信遠鄙倍猶云便遠暴慢便
近信便遠鄙倍自然如此也伊川曰辭氣之
出不使至於鄙倍却是就遠字上用工上蔡
云動也正也出也君子自牧處又曰緊要在
上三字說不同如何

病
烹詳此意當以明道之說爲正上蔡之說尤有

克齋記說天下歸仁處先本云天下之人亦
將無不以仁歸之後本云視天下無一物不
在吾生物氣象之中先後意甚異畢竟天下
歸仁當如何說

初意伊川說後覺未穩改之如此乃呂博士說
恐當以後說爲正蓋所謂伊川說亦止見於外
書雜說中容或未必然也

克齋記不取知覺言仁之說似以愛之說爲
主近于細玩味似若知覺亦不可去蓋不知
覺則亦必不愛惟知覺故能愛知覺與愛並

行而不相悖恐亦無害於言仁但不可專以知覺為仁耳醫者以四支頑痺為不仁頑痺則不知痛痒又安能愛更乞開發

此義近與湖南諸公論之甚詳今略錄一二上

呈亦可見大意矣

一答胡廣仲書仁之說
一答張敬夫書

答石子重

所疑荷批誨今皆已釋然蓋仁者心有知覺謂知覺為仁則不可知覺却屬智也理一而分殊愛有差等殊與差等品節之卦屬禮施之無不得宜却屬義義也禮也智也皆仁也

惟仁可以包夫三者然所以得名各有界分須索分別不然混雜為一孰為仁孰為義孰為智

仁字之說甚善要之須將仁義禮智作一處看交相參照方見疆界分明而疆界分明之中却自有貫通摠攝處是乃所謂仁包四者之實也近年學者專說仁字而於三者不復致思所以舍胡溟濬動以仁包四者為言而實不識其所以包四者之果何物也今得尊兄精思明辨如此學者益有賴矣幸甚

朱子大全卷之四十二

朱子大全卷之四十三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陳明仲

熹窮居去養粗安義分無足言者惟是精力有限而道體無窮入欲易述而天理難復凜乎日以憂懼蓋未知所以脫於小人之歸者方念未能得叩餘論以自警發忽得來教乃知高明之見已如此自顧疲焉雖一駕之勤亦無以相及矣矍然驚嘆不知所言至於反復再三則有不能無疑者蓋來喻自謂嘗有省處此心直與

孔孟無異言行之間既從容而自中矣如此則是老兄之學已到聖賢地位尚復何疑而其後乃復更有學無得老將至之歎則又無以異於某所憂者此雖出於退讓示居之意然與初之所言亦太相反矣使熹將何取信而能亡疑於長者之言耶又以其他議論參考之竊意老兄涵養之功雖至而窮理之學未明是以日用之間多所未察雖言之過而亦不自知也老兄既不鄙其愚而辱問焉熹雖淺陋亦不敢以虛厚意也區區管見願老兄於格物致知之學稍留

意焉聖賢之言則反求諸心而加涵泳之功日用之間則精察其理而審毫釐之辨積日累月存驗擴充庶乎其真有省而孔孟之心殆可識矣示喻讀書之目恐亦太多姑以應課程可矣欲其從容玩味理與神會則恐決不能也程子之書司馬張楊之說不知其果皆出於一轍耶抑有所不同也此等處切須著眼不可尋行數墨備禮者過而已既行愛子直以此道相期不覺僭易盡布所懷伏惟既以溫公之心為心必有以容之然說而繹從而改尚不能無望於高

明也但能如程子所謂不敢自信而信其師如此著力兩三年間亦當自見得矣汪文每以呂申公爲唯則比觀其文淺而執學佛事殊可笑彼其德器渾厚謹嚴亦可謂難得矣一溺其心於此乃與世人之見無異又爲依違中立之計以避其名此其心亦可謂支離之甚矣顧自以爲簡易則吾不知其說也程子曰欲不學佛見得他小便自然不學真知言哉

答陳明仲

所示諸說足見留意便遽未暇條對大抵終有

未脫禪學規模處更願於平易著實處理會不必以頓然有省爲奇只要漸覺意味明白深長便是功效然亦不可存此計較功效之心但循循不已自有至矣

答陳明仲

前書所論不求安飽惟在敏於事上著力此恐倒却文意兼義亦不如此蓋惟無求飽求安之心乃能敏於事耳謹於言亦不專爲恥躬之不遠大凡言語皆當謹也愚見如此未知是否

答陳明仲

喻及論語諸說以此又不修報然觀大槩貪慕
高遠說得過當處多却不是言下正意如首章
論恥躬不逮便說古人誠貫天地行通神明今
人作偽行詐欺世盜名都未合說到此且熟味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緊要用力處是
如何不必說向前去如此又之意味自別且如
尹和靖講說便都無似此簡約精微極好涵泳
也推此一章餘皆可見

答陳明仲

程集荷借及略看一二處止是長沙初開本如

易傳序泌流作泝流祭文姪作猶子之類皆胡
家以意改者後來多所改正可從子飛求之殊
勝此本也

答陳明仲

累承示經說比舊益明白矣然猶有推求太廣
處反失本意今不暇一一具稟異時面見當得
一一指陳以求可否大抵讀書當擇先儒舊說
之當於理者反復玩味朝夕涵泳便與本經正
言之意通貫浹洽於胸中然後有益不必段段
立說徒爲觀美而實未必深有得於心也講學

正要反復研窮方見義理歸宿處不可只略說
過便休也

答陳明仲

向辱書喻有意於程氏之學甚善甚善然向聞
留意空門甚切不知何故乃復舍彼而將求之
於此豈亦知前之失而然邪抑以為彼此初不
相妨既釋而不害其為儒也二者必有一矣由
前之說則程氏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為本須
於此數書熟讀詳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
未然讀之不厭熟講之不厭煩非如釋氏指理

為障而兀然坐守無義之語以俟其僥倖而一
得也此數書程氏與其門人高第為說甚詳試
訪求之自首至尾循中加功須如小兒授書節
節而進乃佳不可匆匆繙閱無補於事又不可
雜以他說徒亂宗旨也如蘇氏之類若曰彼此不相
妨儒釋可以並進則非淺陋所敢聞也

答陳明仲

示喻讀書遺忘此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
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耳讀易亦
佳但經書難讀而此書為尤難蓋未開卷時已

有一重象數大槩工夫開卷之後經文本意又多被先儒硬說殺了令人看得意思局促不見本來開物成務活法迂老所傳鄙說正爲欲救此弊但當時草草抄出踈略未成文字耳然試略考之亦粗見門戶梗槩若有他說則非吾之所敢聞也

答陳明仲

丞事如過割一條亦是民間休戚所係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吏入市戶典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坐困破賣家計狼狽之人殊

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嘗見友人陳元滂說昔年趨事吏部許公於邵陽許公自言吾作縣有八字法請問之則曰開收入丁推割產稅而已此可謂知爲政之本者願高明志之明道行狀及門人敘述中所論政事敘指無事亦宜熟看殊開發人意思也所詢喪禮別紙具稟顧亦考未精又適此數時擾擾不及致思恐未必是更可轉詢知禮之士

度不誤耳

別紙

靈席居中堂

家無二主似合少近西為宜

朔祭子為主

按喪禮凡喪父在父為主則父在子無主喪之禮也又曰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注云各為妻子之喪為主也則是凡妻之喪夫自為主也今以子為喪主似未安

先遣柩歸而奉魂帛終喪埋帛立主

時在官所

此於古無初既不能盡從古制即且如此亦可然終不是也

奉祀者題其子

此亦未安且不須題奉祀之名亦得

廟別三世別設一位於其下

禮卒哭而祔於祖姑三年而後入廟今既未葬則三虞卒哭之制無所施不若終喪立主而祔祔畢於家廟旁設小位以奉其主不可於廟中別設位也愚見如此未知是否告更以溫公書儀及高氏送終禮參考之當有定論也

答陳明仲

喻及喪禮踰墓主祭之疑此未有可考但司馬氏大小祥祭已除服者皆與祭則主祭者雖已除服亦何害於主祭乎但不可純用吉服須略如弔服或忌日之服可也更告博詢深於禮者議之

答陳明仲

祭禮比得書亦及此數條各已隨事釐正如配祭只用元妃繼室則為別廟或有庶母又為別廟或妻先亡又為別廟第先亡無後亦為別廟

與伯叔祖父兄之無後者凡五等須各以一室為之不可雜也冬至已有始祖之祭是月又是仲月自當時祭故不更別祭其他俗節則已有各依鄉俗之文自不妨隨俗增損但元旦則在官者有朝謁之禮恐不得專精於祭事烹鄉里却止於除夕前三四日行事此亦更在斟酌也忌日服制王彥輔塵史載富鄭公用垂脚黻紗幘頭黻布衫脂皮帶如今人禫服之制此亦未得汪文報不知以為如何也

答陳明仲

喪服前書已具去昨日又略爲元伯道一二恐古制未明或且只用四脚襌衫之制亦可但虞祭後方可釋服然後奉主歸廟耳自啓殯至虞其間言禮權停可也次日恐亦未宜遽講賀禮恐令嗣有未安尊兄以禮意喻之則無疑矣此最禮之大節精意所在衣裳制度抑其次耳

答陳明仲

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必與辨爭恐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

答陳明仲

不遠遊與三年無改各是一章文義自不相蒙或欲牽合彊爲一說非聖人本意也竊謂夫子此言只是發明孝子之心耳蓋父之所行雖或有不當改然苟未至於不可一朝居則爲之子者未忍遽革而有待於三年亦可見其不忍死其親之心矣此心是本但能存得此心則父之道或終身不可改或一日不可行皆隨其事之重輕而處之不失其宜矣聖人特指此心以示人所謂貫徹上下之言而豈曰姑以是爲中制

也哉若如所喻章句文義固已不通而其間又極有害義理處夫謂三年而免於父母之懷者責宰子耳父母之愛其子而子之愛其親皆出於自然而無窮豈計歲月而論施報之爲哉若所謂中乃天理人倫之極致隨時而所在不同以禹稷顏子之事觀之則可見矣今日姑以中制言之則是欲於半上落下之間指爲一定之中以同流俗合汙世而已豈聖人之所謂中也哉

答陳明仲

爲長府與李氏聚歛事相因與否不可知不必附會爲說

子路鼓瑟不和蓋未能善變其氣質所云未能上達不已語不親切

屢空之空恐是空乏屢至空乏而處之能安此顏子所以庶幾於道也下文以子貢殖爲對文意尤分明若以空爲心空而屢空猶頻復則顏子乃是易傳所謂復善而不能固之人矣何以爲顏子

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爲政但謂爲學不必讀

書耳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
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
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
離是以爲學也捨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既失之
矣況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爲宰
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
耳故夫子以爲佞而惡之

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系事其實次洒落有非言
語所能形容者故雖夫子有如或知爾之問而
其所對亦未嘗少出其位焉蓋若將終身於此

者而其語言氣象則固位天地育萬物之事也
但其下學工夫實未至此故夫子雖喟然與之
而終以爲狂也

克己之目不及思所論大槩得之然有未盡熹
竊謂洪範五事以思爲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
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爲之
法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之次思最
在後而夫子於此亦徧舉四勿而不及六思焉
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
不可係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其裏如一而

私意無所容矣程子匹箴意正如此試熟玩之亦自可見

學固以至聖爲極習固是作聖之方然惑未須如此說且當理會聖賢之所學者何事其習之也何術乃見入德之門所謂切問而近思也人不知而不愠和靖所謂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者最爲的當蓋如此而言乃見爲已用心之約處若以容人爲說竊恐爲已之心不切而又涉乎自廣狹人之病其去道益遠矣嘗見或人說此乃有容天之論此又欲大無窮而不

知其陷於狂妄者也

答李伯諫甲申

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爲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異於釋者在孔孟則多方遷就以曲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識其旨而然所取所合亦竊取其似是而非者耳故語意之間不免走作不得於言而求諸心則從初讀孔孟伊洛文字止是資舉業此奉書固無緣得其指歸所以敢謂聖學止於如此至於後來學佛乃是怕生死此亦

來書中而力究之故陷溺深從始至末皆是利
心所謂差之毫釐者其在茲子然敢誌伊洛而
不敢非孔孟者直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為儒
者故不敢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
猶不敢顯然背畔而毀冠裂冕按本塞源之心
已竊發矣學者豈可使有此心萌於胸中哉
來書云於程氏雖不能望其堂奧而已窺其藩
籬矣蓋謂聖人道在六經若日星之明程氏
之說見於其書者亦謬矣然若只將印行冊子
從頭揭過略曉艾義便為得之則當時門人第

子亦非全然純根無轉智之人豈不能如此領
會而孔門弟子之從其師厄窮飢餓終其身而
不敢去程氏之門已仕者忘爵祿未仕者忘飢
寒此游察院語此亦必有謂矣試將聖學做禪樣看
日有孜孜竭才而進竊恐更有事在然後程氏
藩籬可得而議也

來書謂聖門以仁為要而釋氏亦言正覺亦說
能仁又引註以之說為證蓋竊謂程氏之說以
釋氏窮幽極微之論觀之似未肯以為極至之
論但老兄與儒者辨不得不借其言為重耳然

儒者言仁之體則然至語其用則毫釐必察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又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此體只所以一源而顯微所以無間也釋氏之云正覺能仁者其論則高矣美矣然其本果安在否

來書引天下歸仁以證滅度衆生之說熹竊謂恐相似而不同伊川先生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試用此意思之毫髮不可差差則入於異學矣

來書云夫子語仁以克己爲要佛氏論性以無

心爲宗而以龜山心不可無之說爲非熹謂所謂已者對物之稱乃是私認爲已而就此起計校生愛欲故當克之克之而自復於理則仁矣心乃本有之物虛明純一貫徹感通所以盡性體道皆由於此今以爲妄而欲去之又自知其不可而曰有真心存焉此亦來書之語則又是有心矣如此則無心之說何必全是不言無心之說何必全非乎若以無心爲是則克己乃是存心無心何以克己若以克己爲是則請從事於斯而足矣又何必克己於此而無心於彼爲此二

本而其枝辭也
來書云輪回因果之說造妖捏恠以誑愚惑衆
故達磨亦排斥之熹竊謂輪回因果之說乃佛
說也今以佛爲聖人而斥其言至於如此則老
兄非特叛孔子又謗佛矣豈非知其說之有所
窮也而爲是道辭以自解免哉抑亦不得已於
儒者而姑爲此計以緩其攻之嗚呼吾未見聖
人立說以誑愚惑衆而聖人之徒倒戈以伐其
師也孰謂本末殊歸首尾衡決如是而尚可以
爲道乎

來書云韓退之排佛而敬大顛則亦未能排真
佛也熹謂退之稱大顛頗認明識道理能以形
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而已其與原道所
稱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
之爲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不當者果如何耶
來書云形有死生真性常在熹謂性無僞冒不
必言真未嘗不在不必言在蓋所謂性即天地
所以生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
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
能私乎釋氏所云真性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

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
為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心
見真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是
猶所謂廉賈五之不可不謂之貨殖也伊川之
論未易遽非亦未易遽曉他日於儒學見得一
箇規模乃知其不我欺耳

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為不然蓋
無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
是熹所疑處若使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
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闕一

不可今日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
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
川之語可謂失之怨矣然其意不然特老兄未
之察耳所謂有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
夫可但其用功却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他却
全不管著此所以無方外之節也固是有根
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
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稗之枝葉
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耳參朮以根株而愈
疾鉤吻以根株而殺人其所以殺人者豈在根

株之外而致其毒哉來書云不能於根株之外別致其巧也故明道先生又云釋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此可以見內外不備之意矣然來書之云却是從儒向佛故猶藉先生之言以為重若真胡種族則亦不肯招認此語矣如何如何來書云以理為障者特欲去其私意小智熹謂認私意小智作理字正是不識理字來言又謂上蔡云佛氏不肯就理者為非熹謂若不識理字則此亦未易以口舌爭也他日解此乃知所

言之可笑耳

來書云儒佛見處既無二理其設教何異也蓋儒教本人事釋教本死生本人事故緩於見性六死生故急於見性熹謂既謂之本則此上無復有物矣今既二本不知所同者何事而所謂儒本人事緩見性者亦殊無理三聖作易首曰乾元亨利貞子思作中庸首曰天命之謂性孔子言性與天道而孟子道性善此為本於人事乎本於天道乎緩於性乎急於性乎然著忘字亦不得俗儒正坐不知天理之大故為異說所迷反謂

聖學知人事而不知死生豈不誤哉聖賢教人
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終始本末自有次第
一皆本諸天理緩也緩不得急也急不得直是
盡性至命方是極則非如見性之說一見之而
遂已也上蔡云釋氏之論性猶儒者之論心釋
氏之論心猶儒者之論意此語剖析極精試思
之如何

來書云子貢之明達性與天道猶不與聞熹竊
謂此正癡人前說夢之過也來書又謂釋氏本
死生悟者須徹底悟去故祖師以來由此得道

者多熹謂徹底悟去之人不知本末內外是一
是二二則道有二致一則死生人事一以貫之
無所不了不知傳燈錄中許多祖師幾人做得
堯舜禹稷幾人做得文武周公須有徵驗處
來書云特聖人以中道自任不欲學者躡等熹
謂此正是王氏高明處已中庸處人之說龜山
嘗力詆之矣須知所謂不欲學者躡等者乃是
天理本然非是聖人安排教如此譬諸草木區
以別矣且如一莖小樹不道他無草木之性然
其長須有漸是亦性也所謂便欲當人立地成

佛者正如將小樹來噴一口水便要他立地干
雲蔽日豈有是理佛亦欲當人立地成語設使有此
幻術亦不可謂之循理此亦見自私自利之規
模處

來書云引大易生死之說程氏語默日月洪鑪
之論熹按此四者之說初無二致來書許其三
排其一不知何所折衷而云然然則所許三說
恐未得其本意也愚意以為不必更於此理會
且當按聖門下學工夫求之久自上達所謂未
知生焉知死也

來書云聖人體易至於窮神知化未之或知之
妙熹疑此語脉中有病又云生死之際必不如
是之任滅也熹謂任滅二字亦是釋氏言之聖
人於死生固非任滅亦初不見任滅之病更以前段

之參來書云曹參楊億不學儒不害為偉人熹前書
已奉答矣而細思之則老兄固云夫子之道乃
萬世仁義禮樂之主今乃有不學儒而自知道
者則夫子何足為萬世仁義禮樂之主也且仁
義禮樂果何物乎又曹參楊億二人相擬正自

不倫曹參在漢初功臣中人品儘麤疎後來却
能如此避正堂舍蓋公治齊相漢與民休息亦
非常人做得其所見似亦儘高所可惜者未聞
聖人之道而止於是耳揚億工於織麗浮巧之
文已非知道者所為然資稟清介立朝獻替略
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為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
盤之句耳然既謂之知釋氏之道則於死生之
際宜亦有過人者而方丁謂之逐萊公也以他
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便液俱下面無
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

事見蘇黃門龍川別

志第一卷之末蘇公非然則此二人者雖皆未
詆佛者其言當不誣矣得為知道然億非參之倫也子比而同之過矣
蓋老氏之學淺於佛而其失亦淺正如申韓之
學淺於揚墨而其害亦淺因論二人謾及之亦
不可不知也

來書云鹽官講義急於學者見道便欲人立地
成佛熹於前段已論之矣然其失亦不專在此
自是所見過中無著實處氣象之間蓋亦可見
來書所謂發明西泮諸公所未言者即其過處
也嘗聞之師曰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

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
皆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
可不論也見到處却有病此語極有味試一思
之不可以爲平常而忽之也

答李伯諫

承喻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
說此意甚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
凡日用間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辯論
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
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爲人而不爲己故見得

其門一種稍向外者皆爲外事若實有爲己之
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
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
其所謂深者乃功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
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真積力久內外
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
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惡
淺而深舍學問思辨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
性之妙也哉至於易之爲書因陰陽之變以形
事物之理大小精粗無所不備尤不可以是內

非外厭動求靜之心讀之鄙意如此故於來喻
多所未安竊恐向來學佛病根有未除者故敢
以告然恐亦未必盡當於理惟高明擇之

答李伯諫

誨諭勤勤深荷不鄙然人之爲學各有所見豈
能必於盡同亦各信其所信而勉焉耳今高明
所造日深日遠而愚蒙底滯不能變其初心竊
意必無可合之理來書乃欲曲加鑄誨期之異
日雖荷眷舊之私然恐亦徒爲競辯而無補於
進修之實也謹此少謝厚意之辱伏幸財照

答吳公濟

來書云儒釋之道本同末異熹謂本同則未必
不異末異則本必不同正如二本是一種之根
無緣却生兩種之實

來書云夫子專言人事生理而佛氏則兼入鬼
生死而言之熹按伯諫書中亦有此意已於答
伯諫書中論之矣他日取觀可見鄙意抑又有
說焉不知生死人鬼爲一乎爲二乎若以爲一
則專言人事生理者其於死與鬼神固已兼之
矣不待兼之而後兼也若須別作一頭項窮究

曉會則是始終幽明却有間隔似此見處竊恐未安

來書云夫子罕言之者正謂民不可使知恐聞之而生惑蓋謂聖人於死生鬼神雖不切切言之然於六經之言格物誠意之方天道性命之說以至文為制度之間名器事物之小莫非示人以始終幽明之理蓋已無所不備若於此講究分明而心得之則仰觀俯察洞然其無所疑矣豈聞之而反有所惑耶但人自不學故聖人不能使之必知耳非有所秘而不言也今乃反

謂聖人祕而不言宜其惑於異說而不知所止也

來書云賢士大夫因佛學見性然後知夫子果有不傳之妙論語之書非口耳可傳授熹謂論語固非口耳所可傳授然其間自有下工夫處不待學佛而後知也學佛而後知則所謂論語者乃佛氏之論語而非孔氏之論語矣

箏方響席栗奏雅樂節拍雖同而音韻乖矣

來書云因語益見理然後知佛氏事理俱無礙之說熹按上文言因佛學見性此言因語益見

理理與性同乎異乎幸剖析言之以曉未悟但
恐真見語孟所言之理則釋氏事理無礙之間
所礙多矣

來書云幽明之故死生之說晝夜之道初無二
理明之於幽生之於死猶晝之於夜也鬼神
情狀見乎幽者為不可誣則輪回因果之說有
不可非者謂上智不在此域可也謂必無是理
不可也熹竊謂幽明死生晝夜固無二理然預
是明於大本而究其所自來然後知其實無二
也不然則所謂無二者恐不免於彌縫牽合而

反為有二矣鬼神者造化之跡

伊川語

乃二氣之

良能也

橫渠語

不但見乎幽而已以為專見乎幽

此似未識鬼神之為何物所以溺於輪回因果

之說也

幽則有鬼神者對禮樂而言之

大抵未嘗熟究聖人六

經之旨而遽欲以所得於外學者籠罩臆度言

之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至又謂不可謂無

此理特上智不在此域此尤害理蓋不知此理

是合有耶合無耶以為不可謂必無是理則是

合有也合有則盈天地之間皆是此理無空闕

處而上智之人獨不與焉不知又向甚處安身

立命若是合無則凡此所謂不可無之理乃衆生之妄見而非真諦也此其與聖人之心大相遠矣而曰聖人無兩心吾不信也

答趙佐卿

所示易說足見玩意之深不勝歎服此經舊亦嘗伏讀然每病其未有入處乃承見喻使反復其論蓋以不知其所以對也顧厚意不可以終辭姑以已意略疏其後未知當否惟高明裁之復有以誨警之則幸甚大抵聖經惟論孟文詞平易而切於日用讀之疑少而益多若易春秋

則尤爲隱奧而難知者是以平日畏之而不敢輕讀也

答曹晉叔

近仁之說來喻固未安擇之說亦有病竊原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爲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功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即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於仁爲近可下功夫若只守却剛毅木訥四字要想象思量出仁體來則恐無是理也

答林擇之用字

熹以崇安不災被諸司檄來與縣官議賑恤事
因爲之遍走山谷間十日而後返大率今時肉
食者漠然無意於民直是難與圖事不知此箇
端緒何故汨沒得如此不見頭影因知若此學
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爲之理王丞文字足罷去
因乃薦何叔京攝其事若得此人來將來檢放
一段事須有條理但只恐才不足然終是勝今
日諸人耳此水所及不甚廣但發源處皆是高
山裂石涌水川原四畝無復東西皆爲巨石之
積死傷幾百人行村落間視其漂蕩之路聽其

究號之聲殆不復能爲懷云云所寄李先之記
文體面甚佳趣向甚正但緊切處殊不端的只
云此爲仁此爲義却何如便由此而用之且若
真知仁義之實則又不可云以誠而意以正而
心此類非一大抵此是尤緊切處只如此他可
勿論也恐更有可指處因來更論之以起情氣
也

答林擇之

熹奉養粗安舊學不敢廢得擴之朝公議論相
助爲多幸甚敬夫得書竟三觀過之說因復細

思此說大害事復以書扣之擴之錄得蒙子奉
呈不知擇之以爲如何也伯逢來門造端天婦
之說偶亦嘗思之前此說得沉濫不緝密今答
之如此擴之亦已錄去矣近見古人下工夫處
極是精密日甲之間不敢不勉庶幾他時相見
或有尺寸之進耳敬夫又有書理會祭儀以墓
祭節祠爲不可然二先生皆言墓祭不害義理
又節物所尚古人未有故止於時祭今人時節
隨俗燕飲各以其物相考生存之日蓋專用之
今子孫不廢此而能超然於祖宗乎此恐大泥

答林擇之

言不盡如事存之意方欲相與反復庶歸至當
但舊儀亦甚草草近再修削頗可觀一歲只七
祭爲正祭自元日以下皆用告朔之禮以薦節
物於隆殺之際似勝舊儀便遽未及寫云
熹侍旁如昨祠官再請若更不得請當如所戒
近事則無可說觀左史之除可見綱紀之紊但
如諸公若不相捨不得不一行又聞亦有招致
南軒之意果爾猶或庶幾但恐終不能用爾所
欲言甚衆遠書不欲多談可默會也元履竟爲

揆路所逐雖其多言未必一一中節亦坐騰藁
四出之故然其為吾君謀也則忠士大夫以言
見逐非國家美事亦使幽隱之賢難自進耳近
得南軒書諸說皆相然諾但先察識後涵養之
論執之尚堅未發已發條理亦未甚明蓋在易
舊說猶待就所安耳敬以直內為初學之急務
誠如所諭亦已報南軒云擇之於此無異論矣
此事統體操存不作兩段日用間便覺得力嘗
驗之否康節云若非前聖引京客幾作人間小
丈夫誠哉是言近讀易傳見得陰陽剛柔一箇

道理儘有商量未易以書見也兩段之疑動靜
之說甚佳亦予之心前書已嘗言之謂言其体
心已是指其用而言前此似未理會到此
試為思之如何來諭謂其言非寂然不動其未
發不同為將動靜做不好說似初無此意但言
不專此而言則業已發感通之用在其中耳今
者只如前書推明程子之意則亦不須如此分
別費力矣

答林擇之

此有李伯諫往時溺於禪學近忽微知其非昨

來此習數日蔡季遠亦來會劇論不置遂肯捨
去舊習此亦殊不易蓋其人資稟本佳誠心欲
爲爲已之學雖一邊陷溺而每事講究求合義
理以故稍悟天命之性非空虛之物然初猶戀
著舊見謂不相妨今則已脫然矣可尚可尚何
厄焉學體物而不可遺春王正月胡傳之谷神
不死此數義近皆來問者辛各以數語明之遺
書論天地之中其段亦告爲求其旨見喻更以
周禮唐天文志系之爲佳

答林擇之

昨得晉叔書說剛毅木訥近仁云擇之嘗告以
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機要須就發見處看得
通神自然識得細看此說似非所以曉人乃所
以感人晉叔緣此說得來轉沒交涉不免就其
說答之似稍平穩今謾錄去不知還更有病否
孔門求仁功夫似只是如此著實說未有後來
許多玄妙也通神之語恐亦有病況不務涵養
本根而直看發處尤所未安仁者人所以肖天
地之機要此句極好然却只是一句好說話正
如世俗所謂卦影者未知仁者定理會不得知

仁者又不消得如此說與他要之聖賢言仁自
不如此觀論語孟子可見矣如何如何

答林擇之

所答二公問甚精當熹亦嘗答之只說得大槩
不能如此之密然勸深父且看語益大學其意
亦如所示也仲弓一段太迫切觀渠氣質與識
致所及似奈不得如此鉗鎚也晉叔亦是自悠
悠諸公覺得且如此何丞近得書亦未有進處
餘則不聞問也李通兩日儘得講論亦欲附書
未暇渠終是未專一若降伏得此病痛下方有

可用方處已深告之未知如何終日憤憤自救
不了更添得此累思與吾擇之相聚觀感警益
之助何可得耶瞻仰非虛言也昨日書中論未
發者看得如何兩日思之疑舊來所說於心性
之實未有差而未發已發字頓放得未甚穩當
疑未發只是思慮事物之未接時於此便可見
性之體段故可謂之中而不可謂之性也發而
中節是思慮事物已交之際皆得其理故可謂
之和而不可謂之心心則通貫乎已發未發之
間乃大易生生流行一動一靜之全體也云云

舊疑遺書所記不審今以此勘之無一不合信乎天下之書未可輕讀聖賢指趣未易明道體精微未易究也

答林擇之

太山爲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此喻道體之無窮而事業雖大終有限量爾故下文云云意可見也又既得後須放開此亦非謂須要放開但謂既有所得自然意思廣大規模開廓須字如若未能如此便是未有所得只是守爾蓋以放開與否爲得與未得之驗若謂有意須

放教開則大害事矣上蔡論周恭叔放開感早此語亦有病也鳶飛魚躍察見天理正與中庸本文察字異指便入堯舜氣象亦只是見得天理自然不煩思勉處爾若實欲到此地位更有多少功夫而可易其言耶疑上蔡此語亦傷快也近來玩索漸見聖門進趣實地但苦惰廢不能如人意爾

答林擇之

竹尺一技煩以夏至日依古法立表以測其日中之景細度其長短示及益說正欲煩訂正俟

見面納向來數書所講亦併後面論但顯道記
憶語中數段字細看皆好只太山頂上已不屬
太山此但論道體之無窮而事業雖大終有限
量耳故下文云云意可見矣欽夫春來未得書
聞歲前屢對上意甚向之然十寒衆楚愛莫助
之未知竟何如耳鄭文至誠樂善當時少比必
能相親其德器粹然從容厚重亦可佳也

答於擇之

比因朋友講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
欠却些功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

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

不加工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

說便有了又沉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和子

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為先之言

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

說克己復禮尋常講說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

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

及耳近略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握定

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轉轉後便見

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

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但是
才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答林擇之

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誘日用之間痛自斂飭乃
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乃如此而前日不知於
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費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
滅今而思之怛然震悚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

答林擇之

所論顏孟不同處極善極善正要見此曲折始
無窒礙耳比來想亦只如此用功熹近只就此

處見得向來所未見底意思乃知存久自明何
待窮索之語是真實不誑語今未能久已有此
驗况真能久邪但當益加勉勵不敢少弛其勞
耳拙齋和篇莊重和平讀之如見其人煩為多
致謝意莊子詩亦皆有味但可惜只玩心於此
耳竊恐論語孟程之書平易真實處更有滋味
從前咬嚼未破所以向此作活計然不敢僭易
獻此說顧無以謝其不鄙之意只煩擇之從容
為達此懷也呂公家傳深有警悟人處前輩涵
養深厚乃如此但其論學殊有病如云不主一

門不私一說則博而雜矣如云直截勁捷以造
聖人則約而陋矣舉此二端可見其本末之皆
病此所以流於異學而不自知其非耶而作此
傳者又自有不可曉處如云雖萬物之理本末
一致而必欲有爲此類甚多不知是何等語又
義例不明所載同時諸人或名或字非褒非貶
皆不可考至如蘇公則前字後名尤無所據豈
其學無綱領故文字亦象之而然邪最後論佛
學尤可駭歎程氏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者
與釋氏不同處而呂公學於程氏意欲直造聖

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豈不
背戾之甚哉夫以其資質之粹美涵養之深厚
如此疑若不叛於道而窮理不精錯謬如此流
傳於世使有志於道而未知所擇者坐爲所悞
蓋非特莠之亂苗紫之亂朱而已也奈何奈何

答林擇之

所論大抵皆得之然鄙意亦有未安處如滿腔
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
處最爲親切若於此見得即萬物一體更無內
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覓則莽莽蕩

蕩愈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
之性不復知我身之爲我矣伊川先生曰他人
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云釋氏
以虛空沙界爲己身而不知其父母所生之身
亦是說此病也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考
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月爲歲首而不改月號
時亦必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說考
不改也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爲正月而不改時改月
者後
王之弥文不改時者天時不可
改故祭祀田獵猶以夏時爲正以書一月戊午
厥四月哉生明之類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以

程子假天時以立義之云考之則是夫子作春
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若如
胡傳之說則是周亦未嘗改月而孔子特以夏
正建寅之月爲歲首月下所書之事却是周正
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相差兩月恐聖
人制作之意不如是之紛更煩擾其所制作亦
不如是之錯亂無章也愚見如此而考之劉質
夫說亦云先書春王正月而後書二百四十二
年之事皆天理也似亦以春字爲夫子所加王
字
亦非史
策舊文但魯史本謂之春秋則又似元有此字

而杜元凱左傳後序載汲冢竹書乃晉國之史却以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則又似胡氏之說可爲據此間無竹書煩爲見拙齋扣之或有此書借錄一兩年示及幸甚幸甚又漢書元年冬十月注家以爲武帝改用夏時之後史官追正其事亦未知是否此亦更煩子細詢考也金聲或洪或殺清濁萬殊玉聲清越和平首尾如一故樂之作也八音克諧雖若無所先後然奏之以金節之以玉其序亦有不可紊者焉蓋其奏之也所以極其變也其節之也所以成其章也

變者雖殊而所以成者未嘗不一成者雖一而所歷之變洪纖清濁亦無所不具於至一之中聖人之知精粗大小無所不周聖人之德精粗大小無所不備其始卒相成蓋如此此金聲而玉振之所以譬夫孔子之集大成而非三子之所得與也然卽其全而論其偏則纖而不能洪清而不能濁者是其金聲之不備也不能備乎金聲而遽以玉振之雖其所以振之者未嘗有異然其所振一全一闕則其玉之爲聲亦有所不能同矣此與來喻大同小異更請詳之却以

見告仲尼焉學舊來說得太高詳味文意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故特言文武而又以未墜於地言之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立言矣但向來貪說箇高底意思將此一句都瞞過了李先祖雖亦曲爲之說然費氣力似不若四平放下意味深長也但聖人以能無不學無不師而一以貫之便是有箇生而知之底本領不然則便是近世博雜之學而非所以爲孔子故子貢之對雖若遜辭然其推尊之意亦不得而隱矣

答林擇之 用中

遊山之計束裝借人行有日矣得伯恭書却欲此來遂復中輟山水之興雖未能忘然杜門省事未必不佳也潘文之政爲閩中第一其愛民好士近世誠少比恨未識之耳端叔向見欽夫稱之恭叔昨在建寧得一見匆匆不能款然知其惑於世俗高妙之虛談矣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而爲此說者立論高而用功省適有以投其隙是以聞其說者欣然從之唯恐不及往往遺棄事物略脫章句而相與馳逐於虛曠

冥漠之中其實學禪之不至者而自託於吾學以少避其名耳道學不明變恠百出以欺世眩俗後生之有志者為所引取陷於邪妄而不自知深可悼懼也擇之既從其招致要當有以開之使決然無惑於彼乃為不負其相向之意然擇之向來亦頗有好竒自是之弊今更當虛心下意向平實處加潛玩浸灌之功不令小有自主張之意則自益益人之功庶乎其兩進矣

答林擇之

用中

所示疑義已略看端叔恭叔惠書極感其意但

如此用功鄙意不能無疑要須把此事來做一平常事看朴實頭做將去久之自然見效不必如此大驚小恠起摸畫樣也且朋友相聚逐日相見晤語目擊為益已多何必如此怛怛動形紙筆然後為講學耶如此非惟勞攘無益且是氣象不好其流風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可試思之非小故也其間所論操存涵養苦要分別先後已是無緊要而元禮忽然生出一句心未嘗效者遂就此上生出無限枝葉不知今苦苦理會得此一句有甚緊切日用為已功夫處

耶又如可欲之善向來說得亦太高了故端叔
兩論雖失之而擇之亦未為得也擴之云已子
細報去此不復縷縷矣卷尾二段却好大抵說
得是當自然放下穩帖無許多枝蔓躑躅處且
如二公所論可欲之善是欲向甚處安頓也

答林擇之 用中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長處樂後說得之蓋君
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此皆
所謂不仁者但所失亦有淺深久速之差耳大
抵聖人之言雖渾然無所不包而學者却要見

得中間曲折也

好仁者無以易其所好則尚自尚也惡不仁者
不使加乎其身則加自加也若謂人不能加尚
之恐天遽有此意也兼我方惡不仁於此又安
能必彼之不見加乎用力於仁又是吹一等人
故曰蓋有之矣若好仁惡不仁之人則地位儘
高直是難得禮記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
者天下一人而已正是此意

曹交識致凡下又有拱貴京安之意故孟子拒
之然所以告之者亦極親切非然拒之也使其

因此明辨力行而有得之則知孟子之發已也
深矣顧交必不能耳

子思泄抑之事恐無空留行道之則但謂穆公
之留子思出於誠卒今客之來非有三命耳
程子有言志壹氣壹專一之意若志專在濼僻
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當只依此說
來喻此一段皆好但此兩句正倒說却與本文
下句不相應耳

按喪服傳出母之服暮但爲父後者無服耳子
思此事不可曉兼汙隆之說亦似無交涉或記

者之誤與

易叢事據曾子自言則非不知者蓋因季孫之
賜而用雖有所緣然終是未能無失但舉扶而
易之當下便冰消凍釋耳

文之不可無質猶質之不可無文若質而不文
則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矣鞞須依舊說細看
來喻却覺文義不通

天以誠命萬物萬物以誠順天此語固有病而
所改云天命萬物奉天誠也亦枯槁質力
若曰天之命物也以其誠誠之在物也謂之天

不知如何

答林擇之

誠之在物謂之云前書論之已詳來書所說依舊非本意向為此語乃本物與無妄之意言天命散在萬物而冬為其物之天耳意雖如此然窮窘迫切自覺殊非佳語也

觀過知仁只依伊川說更以朱靖說足之聖人本意似不過如此記曰仁者之過易辭也語曰若志於仁矣無惡也如此推之亦可見矣子張所問子文文子只說得事不見其心所以

處此者的實如何所以見他仁與不仁未得伊川云若無喜愠何以知其非仁乎如此理會方見得聖門而說仁字直是親切若如五峯之說却說出去得更遠了與仁字親切處轉無交涉

至知言中說仁

切際觀之說固佳然方切際觀雖之際便有許多曲折則一心二用自相妨礙非唯仁不可見而之存心誠意雖之形色意態皆有所不暇觀矣竊意此語但因切際而見血氣之周流因觀雖而見生意之呈露此即此指以示人

如引醫家言是頑痺之語舉周子亦云是草之
喜言之意深若如來論難之說文義論或可
通至以居之二則文義決不必疑又思二同一
機者類無他分法

孟敬子問疾一章但看二先生之子私語說可
見會子之不意而知上蔡之為強說矣豈非唯
功夫淺迫至於文義亦談不去也

盡心之說謂盡字二更有工夫恐亦未然

答林擇之

喜怒哀樂渾然在中未感於物未有倚著一偏

之患亦未有過與不及之差故特以中名之而
又以為天下之大本程子所謂中者在中之義
而謂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也所謂中所以狀
性之體段不謂中者性之德不謂無倚著處皆
謂此也擇之謂在中之義是裏面底道理看得
極子細然程子先生又曰中即道也又曰不偏
之謂中道也一由故以中形道說言又何謂也
蓋天谷之性者天理之全體也性之道者人
性之當然也未發之中以全體而言也中之
中以當然而言也要皆指本體而言若呂久直

以遂性為德性而符則宜乎其以性為道之可
由出也夫之矣

答林擇之

何事於仁恐是何止於仁但下兩句却須相連
說蓋言施濟眾非但不止於仁雖聖人猶以為
病非謂仁者不能而聖者能之也民鮮矣矣只
合依經解說但中庸民鮮能久緣下文有不能
暮月守之說故說者皆以為只於其道之久細
考兩章相去甚遠自不相蒙亦只合依論語說
蓋其下文正說道之不明不行鮮能知味正矣

伊川意合也前寄三章大槩皆是但語氣有未
粹處耳石兄向論在中之說甚精密但疑盡已
便是用此則過之大抵此盡已推已皆是賢人
之事但以二者自相對待便見體用之意是盡體
是上用上天雖若聖人之忠恕則流行不息萬物
散殊而已又何盡已推已之云哉師訓中一段
極分明正是此意可更詳之

答林擇之

答與之仁說甚佳其頗未盡處煮答其書復詳
言之仁著於用用本於仁當時自不滿意今欲

改云仁者心體之全其用隨事而見所舉伊川
先生格物兩條極親切上蔡意固好然却只是
說見處今日論涵養一節疑古人直自小學中
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
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只
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
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
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

答林擇之

所引人生而靜不知如何看靜字恐此亦指未

感物而言耳蓋當此之時此心渾然天理全具
所謂中者狀性之體正於此見之但中庸樂記
之言有疎密之異中庸徹頭徹尾該箇謹獨工
夫即所謂敬而無失平日涵養之意樂記却直
到好惡無節處方說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殊不知
知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
便自昏了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後差也蓋中
和二字皆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
謂但不能慎獨則雖事物未至固已紛綸膠擾
無復未發之時既無以致夫所謂中而其發必

乖又無以致夫所謂和惟其戒謹恐懼不敢須臾離然後中和可致而大本達道乃在我矣此道也二先生蓋屢言之而龜山所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已發之際能得所謂和此語爲近之然未免有病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說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

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云云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只以此觀之亦自可見蓋包括無窮意義而言之初不費力此其所以難及耳

答林擇之

古人只從幼子常視無誑以上洒掃應對進退之間便是做涵養底工夫了此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爲已物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自然純熟今日即日所學便當察此端倪而加涵養之功似非古人爲學之序也又云涵養

則其本益明進學則其智益固表裏互相發也
此語甚佳但所引三傳語自始學以至成德節
次隨處可用不必以三語分先後也蓋義理人
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
見明著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
爾今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
太急迫乎

敬字通貫動靜但未發時則渾然是敬之體非
是知其未發方下敬底工夫也既發則隨事省
察而敬之用行焉然非其體素立則省察之功

亦無自而施也故敬義非兩截事必有事焉而
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此心卓然貫通動靜敬
立義行無適而非天理之正矣

伊川論中真靜之字謂之就常體形容是也然
靜字乃指未感本然言蓋人生之初未感於物
一性之真湛然而已豈非常體本然未嘗不靜
乎惟感於物是以有動然所感既息則未有不
復其常者故熹常以為靜者性之貞也不審明
者以為如何主靜二字乃言聖人之事蓋承上
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言以明四者之中又自

有賓主爾觀此與學者用工固自有次序須先
有箇立脚處方可省察就此進步非謂靜處全
不用力但須如此方可用得力爾前此所論敬
義即此理也

答林擇之

精一之說誠未盡但擇之之說乃是論其已然
須見得下工夫底意思乃佳伊川云惟精惟一
言專要精一之也如此方有用力處如擇之之
說却不見惟字意思如何前日中和之說有得
如何但恐其間言語不能無病其大體莫無可

疑數日來玩味此意日用間極覺得力乃知日
前所以若有若亡不能得純熟而氣象浮淺易
得動搖其病皆在此湖南諸友其病亦似是如
此近看南軒文字大抵都無前面一截功夫也
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
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
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
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
亦甚明審易爲著力與異時無本可據之說大
不同矣用此意看遺書多有符合讀之上下文

極活絡分明無礙滯處可曾如此看否

答林擇之

心有忿懷之說似亦無可疑心字只是喚起下文不得其正字非謂心有是四者也遺書云易無思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向來欲添非字以今觀之似不必然此意蓋明聖人之所謂無非漠然無所爲也特未嘗作爲耳只此便是天命流行活潑潑地戒之者非聖人之自戒特以作爲爲不可互大抵立言欲寬舒平易云云

答林擇之

戒夫作爲此對老子之無爲而言既不爲老子之無爲又非有所作爲此便是天命流行鳶飛魚躍之全體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未嘗離此然體用自殊不可不辨但當識其所謂一源者耳

答林擇之

費而隱一節正是叩其兩端處其實君臣父子人倫日用無所不該特舉夫婦而言以見其尤切近處而君子之道所以造端其微乃至於此而莫能破也但熟味上下文意及鳶飛魚躍上下察之意即見得顯微巨細渾是此理意義曉

然也

答林擇之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
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會實體
於身故在已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
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
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
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
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
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

溷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
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
不深懲而痛警

答林擇之

近見莆中西銘解義其胡說莫是向來所說
呂氏別本否謂之胡說固非然恐亦不是呂說
似初無甚發明不知何人所作而如此流行誤
人兼其後有數段言語極可恠也

答林擇之

敬夫寄得書論二先生事實中數段未改正謬

訛而助頗多但記二蘇排伊川處只欲改正云
同朝之立有不相知者其說以為二蘇之於先
生但道不同不相知耳不審賢言以為如何又
欲削去常夷父張茂則兩段以為決無此事他
議論亦高多不能一一及之甚恨地遠不得相
與訂正也

答林擇之

游尉能與師魯游必有志者因一見之啓其要
未見他事且今於百姓分上稍發些不可得身
心亦是一事也

問爲之矍然

上蔡語錄中有真我之語洵竊謂不必如此
立論恐啓後人好奇之弊蓋毋我之我與我
所固有之我字同義異本自分明只下一真
字便似主事二程先生議論下此上蔡之
學而遂同諒此亦似是其小疵也
此說當上蔡所云以我視以我聽者語亦有
病

答汪允夫

龜山曰宰我問三年之喪非不知其爲壽也

只學有疑故不敢隱於孔子以此無意也
是聖人作處

龜山之意當是如此然聖人之無隱與臣我之
無隱亦當識其異處

任川舟行遇風端坐不為之變自以為誠敬
之力烈風雷雨而辭不迷錯其亦誠敬之力
歟

辭之不迷此恐不足以言之

善為說辭則於德行或有所未至善言德行
則所言皆其自己分上事也

之此恐非小病也

荅林充之

所論陰陽動靜之說只以四方五行之位觀之
便可見矣優柔平中如充之所論得之中字於
動用上說亦然明道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
執厥中所以行之即此意也然只云於動用上
說却覺未盡不若云於動用上該本體說如何
喪事不敢不勉恐只是一句程子亦有云喪事
人所不勉恐解中亦且欲成文不免如此作句
未必以四字包上三字也不成章不達此通上

下而言所謂有節次者是也伊川所引充實光輝特舉一事以明之耳非必以成章專爲此地位也

答林充之

充之近讀何書恐更當於日用之間爲仁之本者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於此者爲佳不然誦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恥之此固充之平日所講聞也

朱子大全卷之四十三

考異

答李伯諫詳觀所論將聖學做禪樣日有孜孜竭才而進

以釋氏窮幽

隔

答林擇之所論不知父母所生之身

好仁直是難也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10 rows of text, likely a calendar or ledger. The text is written in vertical columns from right to left. The rightmost column contains the characters 天, 地, 人, 神, 鬼, 龍, 鳳, 麟, 龜, 蛇. The table is enclosed in a double-line border.

天	地	人	神	鬼	龍	鳳	麟	龜	蛇
...
...
...
...
...
...
...
...
...

天
地
人
神
鬼
龍
鳳
麟
龜
蛇

